

張 昱

## 論黃春明小說《兒子的大玩偶》中 坤樹肖像描寫的“神似”

### 黃春明——空氣中的哀愁

黃春明，是台灣戰後六〇、七〇年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說，和台灣鄉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對於鄉土的意義，黃春明認為，不是說腳踩下去是爛泥就是鄉土，鄉土是心靈的故鄉。當你這個地方“淪陷”，這種淪陷不僅是政治上，還包括經濟、文學與文化等層面。當你自己的東西從這裡出來時，才能夠顯現出鄉土的意義。<sup>1</sup>

黃春明曾做過電台記者，廣告公司企劃，也自營便當餐飲。在城鄉生活型態迥異的自我經驗中，他深深瞭解鄉土小人物在城市謀生的困境與悲哀，而於小說作品中給予這些人物無限的同情與理解。也使廣大的讀者群能透過作品，重新修正對鄉土人物既有的觀感，以及來自生命最底層堅毅力量的肯定。

黃春明1969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兒子的大玩偶》為黃春明描寫小人物的無奈和困境的寫實主義作品之一。<sup>2</sup>故事的主軸就圍繞在生活、工作中，諸多無奈的主題，反映出人心及當時生活，也很貼近早期台灣生活的描述。

### “坤樹”肖像描寫的“神似”

黃春明愛挑戰世人這種勢利的價值觀，“每次人家找我去演

講上課，我就喜歡挑戰以貌取人的價值觀，我常常故意把衣服放在褲子外面，還穿著涼鞋、騎著摩托車，我一問路，對方就打量我，後來發現我就是講師，還很難相信，一直目送著我遠去。”<sup>3</sup>

由此可見黃春明對其作品中小人物形象有著深刻的體會，同時運用了大量的肖像描寫來塑造小說人物。

對人物容貌、體態、衣著、神情等外部特徵的描寫，就是肖像描寫。人物的肖像描寫在人物描寫系統中獨立承擔著再現“視覺形象”的藝術任務，同時，由於其他描寫方法共同負擔著展示人物內心世界、刻畫人物性格特徵、表現人物精神的藝術使命。<sup>4</sup>黃春明作品中的肖像描寫首先抓住了人物外貌的個性特徵，逼真的描繪人物的外貌姿態，做到形似，然後以神寫形，以形傳神，顯示出內在的寫心，達到“神似”。至於如何達到神似，筆者認為這篇小說主要採用了以下幾種方法：

### （一）概括特徵

通過對人物的容貌、體態、神情、服飾等外貌特徵的大致描寫展示其職業、教養、社會地位、生活環境、文化程度和性格特徵，黃春明在描寫人物時就捕捉到了最能表現人物內心情感與個性特徵的瞬間畫面。

“一團火球在頭頂上滾動著緊隨每一個人，逼得叫人不住發汗。一身從頭到腳都很怪異的，仿十九世紀歐洲軍官模樣打扮的坤樹，實在難熬這種熱天。除了他的打扮令人注意之外，在這種大熱天，那樣厚厚的穿著也是特別引人的；反正這活兒就是要吸引人注意。

1 <http://www.chgsh.chc.edu.tw/lib/作家系列/黃春明.html>

[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huang\\_11.htm](http://staff.whsh.tc.edu.tw/~huanyin/huang_11.htm)

2 《中國時報人生採訪—當代作家映象黃春明大事年表》

3 李獻文：《論黃春明小說的文化品格》（中州大學學報，2003年3月第一期）

4 陳佳民：《寫作藝術談》（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

臉上的粉墨，叫汗水給沖得像一尊逐漸熔化的臘像，塞在鼻孔的小胡子，吸滿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張著嘴巴呼吸，頭頂上圓筒高帽的羽毛，倒是顯得涼快地飄蕩著。他何嘗不想走進走廊避避熱？但是舉在肩上的電影看板，叫他走進不得。新近，身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看板；前面的是百草茶，後面的是蛔蟲藥。這樣子他走路的姿態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sup>5</sup>

這段文字在小說開頭就直接將主人翁——坤樹，習慣性的衣著打扮，個性化的表情神色呈現在讀者面前，“三明治”的形象一覽無餘。同時，也透過矛盾的肖像描寫帶出了坤樹可憐的小人物形象——“炎熱的天氣逼得叫人不住發汗”而他卻有著“那樣厚厚的穿著”；“一團火球在頭頂上滾動著”而他卻不能“走進走廊避避熱”；“身前後又多掛了兩張看板”卻使“他走路的姿勢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黃春明細緻入微的手筆，將坤樹的形象特徵清晰的勾勒出來。

## （二）前後對比

黃春明在塑造坤樹這一典型形象時，結合小說的情節發展，著力描寫人物肖像的前後變化，用肖像描寫刻畫人物心理的變化。

通過對比，從變化中求得肖像描寫的“神似”，使人物的肖像描寫獲得歷史感，代表性和象徵力。如：

“近前光晃晃的柏油路面，熱得實在看不到什麼了。稍遠一點的地方的景象，都給蒙在一層黃膽色的空氣的背後，他再也不敢望穿那一層帶有顏色的空氣看遠處。”

“他的精神好多了，眼前直穿到盡頭，再也看不到那一層膽黃色的阻隔了，那麻木不覺的臂膀，重新恢復了舉在頭頂上的看板子的重量感。”<sup>6</sup>

兩段關於坤樹精神的肖像描寫，由“稍遠一點的地方的景象，都給蒙在一層黃膽色的空氣的背後，他再也不敢望穿那一層帶有顏色的空氣看遠處。”到“他的精神好多了，眼前直穿到盡頭，再也看不到那一層膽黃色的阻隔了”的對比，反映了坤樹在與妻子阿珠衝突緩和前後，坤樹的小人物心理，即家庭對個人重要性，坤樹因工作上的不如意而遷怒於阿珠，同時也表現了當時生活壓力下，小人物的無奈和辛酸。再如：

“他腦子裡一時忙亂的推測著經理的話和此時那冷淡的表情。……他憂慮重重的轉過身來，那濕了後又乾的頭髮，牢牢地貼在頭皮。額頭和顴骨兩邊的白粉，早已被汗水沖淤在眉毛和向內凹入的兩眼的上沿，露出來的皮膚粗糙的像患了病。最後，他無意的把小鬍子也搞下來，眼巴巴的站在那裡，那模樣就像不能說話的怪異的人型。”<sup>7</sup>

此段主要敘述了當坤樹得知戲院經理要與其談話時，通過對其肖像動作的刻畫描寫，坤樹茫然，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的心理躍然紙上。而作者在此又不乏犀利的諷刺，“他無意的把小鬍子也搞下來，眼巴巴的站在那裡，那模樣就像不能說話的怪異的人型。”作者看似冷酷，實則有情，將小人物卑微，恐懼，無所適從的心理用肖像刻畫得惟妙惟肖，同時給讀者一壓迫感，從而能夠主人翁形象更加深刻的感染讀者：

5 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大林文庫 1983）

6、7 同5

“他覺得很好笑。然而到底有什麼好笑？他不能確知。他張大著嘴巴沒出聲的笑著。回家的途中，他隨便的將道具扛在肩上，反而引起路人驚訝的注視，還有那頂高帽掖在他的掖下的樣子，也是小鎮裡的人所沒見過的。”<sup>8</sup>

當得知經理是要為他改善工作條件時，坤樹變得自在灑脫，仿佛重獲新生的籠中之鳥，不再受看板的束縛，和人們的嘲笑。同時由此也反映台灣轉型時期背景下，小人物不安定的生存狀態。

### （三）變換角度

通常情況下，肖像描寫是從作者觀察的角度來描繪的，黃春明在《兒子的大玩偶》中不僅從自己的角度對坤樹形象進行塑造，更以文中其他人物的角度對坤樹的形象加以昇華，從而使坤樹這一小人物更加豐滿，更具說服力。

首先，是顧及面子的大伯仔：

“坤樹！你看你！你這像什麼鬼樣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模樣來呢？！”<sup>9</sup>

大伯仔非但沒有可憐和幫助坤樹，反而以惡語相向。可見在坤樹的親人眼裡，“三明治”這樣一個職業都是不光彩的，被人唾棄的。反映出當時社會不乏親情的冷漠。

再者是同樣社會地位低下的妓女：

“你發了什麼神經病，這個人向來都不講話的。”有人對著向坤樹問話的那個妓女這樣地笑她。

“他是不是啞吧？”妓女們談著。

“誰知道他？”

“也沒看他笑過，那副臉永遠都是那麼死死的。”<sup>10</sup>

同樣是命運可憐的人，在妓女眼裡坤樹卻也是被嘲笑的物件，她們討論不苟言笑的坤樹是啞巴，面孔永遠是死死的。在黃春明筆下，更見對其小人物的可悲與諷刺。

### 從街童的眼裡

“那位在坤樹前面倒退著走的小街童，指著他嚷：哈哈，你們快來看，廣告的笑了，廣告的眼睛和嘴巴說這樣這樣地歪著哪！”<sup>11</sup>

孩子的天真無邪也被作者拿來當作諷刺的工具，讓外界事物充當最佳配角，以期達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至高境界正是作者黃春明的高明之處。

黃春明說：“如果在文學藝術裡面，把‘人’的部分拿掉了，所剩下來的，會是什麼？然而，又把‘人’從‘生活’，從‘社會’裡面游離出來，那又會是怎樣的‘人生’啊！”<sup>12</sup>

透過孩子的視角，我們看到了不輕易笑的坤樹，因為想到自己的阿龍喜歡自己而發出會心的微笑，正是作者對坤樹這一小人物父親的另一種詮釋，他的愛在不經意間已深入讀者的內心。

最後從妻子阿珠的眼裡：

“她只看到不堪熬熱的坤樹的側臉，那汗水的流連，

10-11 同5

12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2）

8-9 同5

使她也意識到自己的額頭亦不斷地發汗。阿龍也流了一身汗。”

阿珠因為惦念坤樹，跟蹤丈夫，甚至忘了自己和孩子在酷暑的烈日之下。只有在阿珠的眼裡，丈夫是天，是值得敬畏的對象。黃春明由描寫小人物到描寫小人物的家庭，在讀者都在為坤樹的堅持感到奇怪時，作者給了大家這樣的答案，小人物也有為之付出的動力和溫暖的力量的始源，那便是家庭，和關心呵護他的人。

“坤樹與阿珠這對貧賤夫婦在咄咄逼人的現實生活，同甘共苦患難，自然表露‘貧賤不能移’的情意與恩愛，細膩而傳神。”<sup>13</sup>

### 千呼萬喚“尾”出來

黃春明說：“在小說創作上，我是絕對贊成以真摯的人生態度為基礎關心人，關心社會的文學。且不說道德良心，且不說道德責任，單從文學藝術產生的過程與成分來看，也就可以明白。”<sup>14</sup>

透過作者對坤樹的描寫，我們看到在台灣逐漸起步的時候，被遺忘在角落的一批人，正辛苦的調整自己，他們也希望能憑藉自己僅有的勞力，建構屬於自己的家庭。我們看到生命的掙扎與韌性。短短的小說，小人物的的心情與悲哀，透過敘事鏡頭，表露無疑。

小說的情節皆由細微的生活中寫起，信手拈來，毫無做作，卻感人至深。

## 張 昱

### 個人簡介：

我是一名來自祖國內地的學生，我的家鄉在河南開封，是一座非常美麗的古城。在香港兩年來，就讀於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中英傳譯學系。我喜愛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愛好讀書，音樂，繪畫，旅遊。



### 得獎感言：

這次得獎的意義對我是非凡的。首先，這次得到城市文學獎對於我來說是一份驚喜，因為我從未想過自己第一次參加城市文學的比賽就可以取得這樣的成績；其次，這次獲獎更是對我的一份鼓勵，我一直不是很確定自己是否是一個有文學天賦可以走文學道路的人，這次得獎，我感觸良多，我想無論以後自己在任何一個領域發展，都不會放下筆墨，繼續用心去表達我的思感。

非常地感謝我的父母、導師和朋友，在他們的鼓勵和啟示下，我的文學思想才能夠日益成熟。在欣喜之餘，我也將更加努力學習，再接再勵，贏得更多的挑戰。

13 尉天驕：《黃春明筆下鄉土小人物生與死的意義》（河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3月）

14 王宗法：《黃春明小說的時代特徵》（台灣研究集刊，1999年第一期）